

獻給植樹者

觀 程

三年了，我一向把「菩提樹」當著最親切的大善知識，每月的八號左右，我盼望它的到來，無異是在期待一位良師益友的光降。

它循循善誘，喻我以真理。不知不覺受着它的陶冶，增進了我對正知正見的理解，進而尋覓到人生苦樂的癥結所在，略識解脫的途徑了。

我愛好那「覺源心海」中流露出的清泉，來潤澤我乾枯的心田，使淺薄孱弱的慧根，吸取一些養料，多增一分生長的力量！

文化市場的雜誌刊物，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充斥書攤，有色彩的，內幕的，低級趣味的，常識的，不一而足，名之為「精神食糧」；或許可以暫時療饑，也足以傷胃害身。然而，誰能以人生的正覺，在混沌昏潰莫知所向的社會風氣中，指引出一條完美無瑕的道路，從而排除一切愚昧，偏狹，錯誤的觀念，使人們打心性的根本病患中脫穎而出？

再沒有任何書刊，能比佛學雜誌負有「文以載道」的任務崇高了。懷有惻惻心腸的佛徒，所追求的是「無我」，「利他」，面對這苦難的世相，眼看一般精神生活的頻臨崩潰，大心者，無不赤誠悲憫，想

盡我所能，當下承擔起救世的宏願。挺立在蒼涼荒漠中的「菩提樹」，正足代表一種超塵醒世的精神文化。

我翹望這株擎天翠蓋，枝葉亭亭，日益高聳壯大，滿心喜悅。尤其是熱忱精勤的「植樹者」，傾全心全力的培植，力求它的内容豐富，通俗淺顯，以適合於一般社會讀者，令我有無上的欽敬。

站在弘法的立場，我總覺得以「文章度人」，是最難的事了。既要「載道」，又要藝術，兩全其美，才能達到饒益讀者的勝境。要文章感動人，發生影響；不僅是在立意的高尚，真理的分量，感情的誠摯，詞句的優美；而題材的生動有趣，尤為重要。一般說，偏于通俗膚淺，似乎顯得勸善的目的太熱烈，為識者所輕，反而不能得到效果。含義高深的理論，講道說教的氣氛太嚴肅，索然無味，一般人讀不下去。唯有信仰成熟者，不管理義深淺，橫說豎說，讀來總覺法味甘冽，才會獲益無窮。

本來佛法重在行持，不在言說。假若能行于文字說得動人，使人發心去學佛，決心去實踐，以至步上妙莊嚴大道，這種功德大用，我想比個人的出世超脫更有價值了。

普賢行願品上說：「譬如曠野沙磧之中，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華果，悉皆繁茂，生死曠野，菩提樹王，亦復如是，一切眾生而為樹根，諸佛菩薩而為華果，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」

我祈願護植「菩提樹」的大心

我與朱時英居士的因緣

半 僧

我和菩提樹主編朱居士時英師兄結緣，遠在民國三十八年秋。那時我初來臺中師範任教，朱居士在省立臺中圖書館服務，因為彼此工作清閒，所以過從甚密。後來朱居士與林錦東居士（現臺灣省佛教會理事長）合辦覺生雜誌，常來找我書封面，由是見面的機會更多。

未幾，「覺生」改組，朱居士於是單刀匹馬，創辦「菩提樹」並請李炳老任社長。居士深感一人精力有限，世法佛法不能兼顧，乃毅然決然擺脫圖書館職務，把全幅精力都供獻在佛教文化事業上。

光陰荏苒，「菩提樹」誕生，不覺忽已三歲，他由呀呀學語，到今居然能够卓然自立。我們檢討「菩提樹」的本身，無論是內容或編排印工各方面，不但在佛教刊物中是手屈一指，就是與一般地刊物來比，也無遜色。其具體的特色優點，明眼人都能看出，我不須一一縷述。

淨的大悲水，來滋養潤蘊法身。滙合植樹者一點一滴的心泉，即在助長一個廣大綜合的慧命，我希望看到這巍巍寶樹，綠蔭遍覆，掛滿輝煌的華果，普賜大地的清涼！

以無經費無稿酬的刊物而能辦到這種地步，真是刊物中之奇蹟。這種奇蹟之產生，固應歸功於李炳老之慧力撐持和各地大德們的維護，但朱居士之任勞任怨，堅苦卓絕的精神，實為主要的條件。

我常常想，信佛要效法 釋尊慈忍無畏無我的精神，作一個實行者，不要作販賣如來的口頭禪，朱居士除編菩提樹外，並為宣揚佛法栖栖皇皇，席不暇暖，他確具有 釋尊那種偉大的精神，茲值「菩提樹」創刊三週年紀念，謹抒微忱，聊作芹獻。

「贈訂」徵信（月戶）朱殿元居士一百份。林長清居士十份（零戶）廖獅英、趙茂林兩居士各一百元。張文炳居士續訂全年三十份指定贈友。湯志國二十元，邵育基十二元，廖良景十元。（預約佛學問答類編）湛然精舍十三本，傳銘新、林長清兩居士各十本，聖智法師等八本，王維守居士六本。林利基、劉修齋、李嘉池、張國光、邵育基、劉鳳崗、李焯、陳有仁、郭自得等居士各一本，陳玉芳居士二本。南亭法師三十五本。星雲法師五十本。